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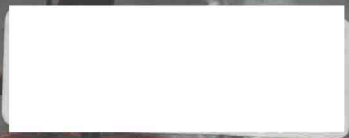
破碎之海·卷二

# 半个世界

〔英〕乔·阿克罗比 / 著  
王予润 / 译

Joe Abercrombie

# Shatter



重庆出版集团 © 重庆出版社

Half the World

破碎之海

# 半个世界

〔英〕乔·阿克罗比 / 著  
王予润 / 译



Half the World

重庆出版社  
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

Shattered Sea:Half the World  
Copyright©2015 by Joe Abercrombie  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Joe Abercrombie Ltd.,  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.  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©2019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.,Ltd.  
All right reserved.  
版贸核渝字(2014)第222号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破碎之海.卷二, 半个世界 / (英) 乔·阿克罗比著;  
王子润译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229-13710-6

I.①破… II.①乔… ②王… III.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 
IV.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60502号

## 破碎之海(卷二): 半个世界

POSUI ZHI HAI(JUAN ER):BANGE SHIJIE

[英] 乔·阿克罗比 著 王子润 译

责任编辑: 邹禾 陈垦 唐凌

装帧设计: 破晓

封面插图: 越林

责任校对: 郑葱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 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

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

E-mail: [fxchu@cqph.com](mailto:fxchu@cqph.com)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 
[cqpbs.tmall.com](http://cqpbs.tmall.com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9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12.5 字数: 320千

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: 978-7-229-13710-6

定价: 53.80元

如有印装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献给夏娃

牛群终会死去，  
家人总有别离，  
人人必有一死，  
但我知道，有一样东西绝不消亡，  
那就是崇高壮举带来的荣光。

——《哈瓦玛尔：高人的箴言》

## 目 录



- 第一部 放逐者 / 001
- 第二部 圣河与登尼德 / 073
- 第三部 无上之城 / 181
- 第四部 崇高的壮举 / 265
- 致谢 / 386

半个世界

part one

第一部 放逐者



## 无价之宝

他只犹豫了一瞬，但这一瞬已足够让荆棘将手中盾牌的边缘击中他的下体。

周围一片嘈杂，少年们叫喊着说她输定了，但即便在这样的喧闹中，荆棘仍然能听到布兰德的呻吟。

荆棘的父亲总是说，你停顿的瞬间就将是你的死期，她一直牢记这条建议，而她的生活也由此变得更好，或是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变得更糟。她露出牙齿，发出一声战斗的咆哮，毕竟，这是她最喜欢的表情；接着她一跃而起，更猛烈地向布兰德冲去。

她的肩膀撞上布兰德，两人的盾牌撞击在一起，发出刺耳的噪音，他向沙滩低处踉跄了一步，脚后跟溅起一片沙子，他的脸依然因疼痛而扭曲着。他砍向荆棘，但她矮身避过了布兰德的木剑，迅速用下身横扫过他链甲的下方，踢中他的小腿。

布兰德没有倒下，甚至没叫出声来，只是龇牙咧嘴地跃向后方。荆棘抬了抬肩膀，等着看胡南导师是否判定她已取得胜利，然而胡南却只是静静地站着，如同大神殿中的一尊塑像。

有些战斗导师会将练习用剑视作真正的武器，在铁剑刃即将挥出致命一击前叫停。但胡南却喜欢看到自己的学生被打倒，受伤，并由此获



得沉重的教训。诸神知道，荆棘早已在胡南的练习场上学够了多么沉重的教训。她很乐于给别人一点颜色瞧瞧。

因此，她冲着布兰德露出了一丝讥讽的微笑，毕竟，这是她喜欢的第二种表情，然后喊道：“来啊，你这胆小鬼！”

布兰德强壮得就像一头公牛，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，而此刻他却步履蹒跚，精疲力尽。荆棘已经确认过，沙滩的斜坡在自己的身侧。她的双眼紧盯着对手，避开一击又一击，接着闪过头顶笨拙的攻击，让他露出了一侧的破绽。你的剑最好的剑鞘是敌人的背部，这是她父亲常说的一句话，不过身体侧面也算得上是个不错的位置。她的木剑重重砍上他的肋骨，发出木料爆裂般的声响，他脚步踉跄，而她则咧嘴笑得更加开怀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再没有哪种感觉比给某人当中一击更甜美的了。

她踩在布兰德的屁股上，将他一脚踢倒，他的双手撑地，海潮涌上来，将他的剑卷下沙滩，陷入海草之中。

她走近一步，布兰德畏惧地抬头看她，湿漉漉的头发粘在一边脸上，牙齿因她的攻击而淌着鲜血。或许她该感到歉意，但她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这种感情了。

相反，她将那柄有了缺口的木剑架到对手的脖子边上，说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“好吧，”他虚弱地挥手将她赶开，几乎没法开口说话，“我输了。”

“哈！”她冲着他的脸叫道。

“哈！”她冲着训练场周围那些垂头丧气的小伙子们叫道。

“哈！”她冲着胡南导师叫道。接着她得意洋洋地将她的剑与盾高举过头，在天空中挥舞起来。

周围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和阵阵低语，如此而已。更低劣得多的胜利也曾获得过更响亮的喝彩，然而她站在这儿，并不为喝彩而来。

她在这里，为的只是获胜。

有时候，战争女神也会触摸某个姑娘，于是她进入训练场上，与男孩为伍，学习如何战斗。在年纪更小些的孩子们中总能看到一些女孩的身影，但随着年龄的渐长，她们都转行做更适合自己的事了。女孩们开始变化，男孩们则向她们大喊大叫、羞辱她们、击败她们，直到这些可耻的杂草被连根拔除，训练场上只剩男子汉的荣光之花。

如果凡斯特人穿越边境，如果群岛人驾船突袭，如果小偷在夜晚行窃，哥特兰德的女性会迅速拿起武器与死神搏斗，她们中有不少人干得不错。她们总是干得不错。但要是问上一次有女性通过试炼，发下誓言并在突袭战斗中获得一席之地是在什么时候……

这世上有许多传奇故事。这世上有无数叙事长歌。但即使是托尔比城里岁数最大——甚至有人说，是这个世界上岁数最大——的芬奶奶，在他无尽的岁月里，也从没见过这样的事。

到目前为止还没有。

她付出了多少艰辛，受到了多少嘲笑，承受了多少痛苦。但现在，荆棘战胜了他们。她闭上双眼，感受着海洋女神咸涩的海风亲吻着她满是汗水的面颊，心中想的是她的父亲该多么骄傲。

“我通过了。”她轻声说道。

“还没有。”荆棘从未见过胡南导师露出笑容，但她也从没见过他的眉头皱得如此冷酷。“决定你要进行哪些试炼的人是我，决定你什么时候通过的人也是我。”他环视了一圈和她同龄的小伙子们。那些十六岁的少年中，有不少人已经因为通过了试炼而露出志得意满的神态。“劳克，下面由你来与荆棘战斗。”

劳克扬了扬眉毛，看向荆棘，耸耸肩。“行啊。”说着，他从周围伙伴的队列里走入训练场，紧握盾牌，高举一把练习用剑。

他是个残酷的家伙，而且训练有素。不像布兰德这么强壮，却很少犹豫。不过，荆棘曾经击败过他，而且她还——

“劳克，”胡南说完，骨节突出的手指继续点着人头，“索达夫和埃德瓦。”

胜利的喜悦瞬间消散，就像水哗哗地从坏了的浴盆里流走。索达夫是个行动缓慢的大个子，没什么想象力，但对于倒地的人来说，被他踩住实在是件极为恐怖的事。他笨拙地移动到沙地上，肥大的手指拨弄着盔甲上的皮带扣。小伙子们发出一阵窃窃私语。

埃德瓦却是个敏捷的人，肩膀狭窄，长着一头棕色的卷发。他没有马上出列。荆棘过去一直觉得他属于比较好的那一类人。“胡南导师，我们有三个人——”

“如果你想要在国王亲征的队伍中获得一席之地，”胡南说道，“那你就该按照命令行事。”

他们都想要一个席位。他们对此的渴望几乎与荆棘的渴望相当。埃德瓦皱眉环顾左右，没有任何人开口说话。最后他不情愿地出列，举起一把木剑。

“这不公平。”不管遇上怎样不平的事，荆棘总是习惯于摆出勇敢的神情，但此时，她所说的话却是失望的抱怨，好同待宰的羔羊无助地面对屠夫的尖刀。

胡南哼了一声，忽略了她的话。“训练场就是战场，姑娘，战场并不公平。你可以把它视为你在这里所学到的最后一课。”

听到这句话，周围传来阵阵轻笑。或许是那些过去曾被她击败、羞辱过的人发出的。布兰德站在后面观望，他的头发散乱，一只手捂着淌血的嘴角。其他人则始终低头看着地面。他们都知道这不公平。但他们不在乎。

荆棘咬紧牙关，持盾的手握紧了脖子上挂着的小布袋。早在她有记忆之前，便一直孤身对抗着这个世界。如果荆棘有什么特殊身份，那么首先，她是一名战士。她要与他们好好地较量一番，给他们一场绝不会

轻易忘却的战斗。

劳克冲另外两人摆了摆手，三人散开，准备包围她。这或许不是最糟的情况。如果她攻击的速度够快，就能摆平其中的某个人，从而给自己一丝机会来对抗另外两人。

她看着他们的眼睛，判断他们接下来的行动。埃德瓦一副不情愿的样子，动作有些犹豫。索达夫警惕地举起盾牌。劳克则垂下手中的剑，让它摇晃着，在围观的人群前肆意卖弄。

招灭他的微笑，让他的脸上挂彩，这样她大概就会感到满足了。

她发出一声战斗的呐喊，他的微笑变得扭曲。劳克用盾牌挡住了她的第一次攻击，转身又接住另一击，火花四溅，她用视线迷惑了他，令他高举起盾牌，却在最后一刻矮身重重地横砍在他的屁股上。他大喊一声，倒向一边，将后脑勺暴露在她的面前。而她早已做好了准备，再度举起手中的剑。

有什么东西在她眼角一闪而过，接着是一阵令人不适的咔嚓声。她几乎还没来得及意识到自己已经跌倒，转瞬间粗糙的沙砾就已将她托起，而她则愚蠢地呆望着天空。

向一人发起进攻，却无视了另外两人，这是你自己的问题。

海鸥在她头顶鸣叫着，盘旋着。

托尔比城的塔楼矗立在明亮的天际，投下一片片阴影。

你最好保持站立，她的父亲说过，躺着赢不到任何东西。

荆棘笨拙而缓慢地翻身，她胸前的小袋子从领口中滑出，垂在绳子的一端晃荡着，她的脸部猛烈地抽动了一下。

冰冷的海浪席卷上沙滩，一直没到她的膝盖，她看到索达夫冲她跺脚，接着听到一声如同木棍断裂的声音。

荆棘试图站起身，但劳克的靴子砰地踢在她的肋骨上，踢得她翻了个身，不住地咳嗽起来。

浪涛又退了下去，鲜血从她的上唇渗出，一滴滴落在潮湿的沙滩上。

“我们可以停手了吗？”她听到埃德瓦说。

“我说过可以停了吗？”胡南的声音响起，荆棘的拳头捏紧了剑柄，积聚着下一击的力量。

她看到劳克向她走来，待他抬腿想要再踢一脚时，她抓住了他的腿，抱在胸前，接着她冲着他的脸大喊一声，用力向上提起他的腿，他向后翻倒在地，双臂扑打着地面。

她踉跄着走向埃德瓦，相比于发动攻击，动作更像是即将倒下，海洋、大地、胡南皱着眉的样子，还有所有围观小伙子们的脸，全都颠倒了，在她身边周遭盘旋。他抓到了她，与其说是要将她放倒，不如说扶住了她。她抓住他的肩膀，手腕翻转，脚步踉跄着走出几步，剑从她手里掉落下来。她跪倒在地，又挣扎着站起，转身时，她的盾牌被捆绑的束带勾连，向下垂落拍打着她身体的一侧。她边吐着唾沫边咒骂，然后，突然顿住了。

索达夫站在那儿瞪着她，手中的剑无力地下垂。

劳克在潮湿的沙地上用手肘支起身体，瞪着她。

布兰德站在其他少年中间，张着嘴，他们所有人都瞪着她。

埃德瓦张大了嘴巴，却只能发出一声古怪的噗嗤，听起来就像是放了一个屁。他松开手中的练习用剑，举起一只手，笨拙地抓住自己的头颈。

就在那儿，插着荆棘的剑柄。索达夫用脚踩着它的时候，木质的剑身碎裂，形成一长条碎片。碎片刺穿了埃德瓦的喉咙，尖端渗出血红色。

“诸神在上。”有人轻声呢喃道。

埃德瓦跪倒在地，鲜血泛着泡沫在沙地上流淌。

他的身体倒向一边时，胡南导师抓住了他。布兰德和其他一些男孩们围拢过去，全都大喊大叫着。荆棘的心脏猛烈地跳动，她几乎无法在

心跳的雷鸣声中听清他们都说了些什么。

她摇摇晃晃地站立，脸上肌肉抽动，头发散乱，双眼因为风吹而蓄满泪水，她不知道这一切是否都只是个噩梦。一定是这样的。她祈祷事情一定是这样。她用力睁大双眼，用力，用力。

就像当初他们带她去看她父亲的尸体，他躺在大神殿的宏顶之下，苍白而冰冷。

但这一切却是真实的，毫无疑问。

她猛地睁开双眼，那些小伙子们都还跪在埃德瓦的身旁，因此她所能看见的只有他那双无力地向外伸出的靴子。一道道黑色的条纹在沙滩上蜿蜒，海洋女神送来一道海浪，将这些条纹冲刷成血红色，接着变成浅红，最后全都被海水冲走，消失不见。

而此时，荆棘终于感到了恐惧，她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情绪了。

胡南缓慢地站起，缓慢地转过身子。他平时总是皱着眉，尤其是在面对她的时候。但此刻，他的双眼中闪动着一丝她从未见过的明亮神采。

“荆棘·巴殊，”他用一根沾着血红的手指指向她说道，“我指认你为杀人犯。”

## 阴影之中

“要做好事，”布兰德的母亲在去世的那一天曾经对他这样说过，“要站在光明之中。”

当时他只有六岁，几乎不怎么明白做好事意味着什么。十六岁时，他对此依然并不怎么确定。毕竟，他还在这里，浪费着本该最骄傲的时光，苦苦思索究竟有什么好事可做。

守卫黑色王座是极高的荣誉。在诸神与众人的注视下，被接纳为哥特兰德的战士也是。他已为此努力了很久，不是吗？难道他没有为此而流血牺牲？难道他没有挣得属于他的一席之地？自布兰德记事时起，能全副武装与他的兄弟们一同站在大神殿神圣的石板上，就是他的梦想。

但他并不觉得自己站在光明之中。

“我很担心我们即将对群岛人发起的这场突袭，”说话的是雅维祭司，就像祭司常做的那样，他将进入争议的问题，“宗主王下过命令，禁止刀剑出鞘，他会为此而大发雷霆的。”

“宗主王禁止一切，”莱斯琳王后的一只手放在怀有身孕的腹部上，说道，“会为所有事大发雷霆。”

在她身边，乌瑟尔王坐在黑色王座上，身体前倾。“而且他还下令让群岛人、凡斯特人和其他所有听命于他的狗杂种们都拔剑朝向我们。”

在王座前聚集的哥特兰德显贵要人中，传出一阵愤怒的浪涛。要是在一周前，布兰德的声音将会是其中最响亮的。

但现在他所能想到的，只有头颈上扎着木剑的埃德瓦，在他发出那声仿佛猪叫般的呜咽时，他的喉咙淌下鲜血。那是他人一生中做的最后一件事。而荆棘，她摇摇晃晃地站在沙滩上，头发贴在糊满血污的脸庞上，胡南指认她为凶手时，她张大了嘴巴。

“他们抢走了我的两条船！”一位商人朝着王座挥舞拳头，缀有珠宝的钥匙系在她的胸前。“不光夺走货物，还杀光了所有的人！”

“还有凡斯特人，他们又跨过了边境！”大厅中男人站的那半边里，传来一个低沉的叫喊，“他们烧光农场，还抓走哥特兰德的老百姓，充作奴隶！”

“有人在那儿看到了格劳姆 - 吉尔 - 高姆！”有人叫喊道，仅仅只是提到这个名字，大神殿的宏顶下便出现了一片咒骂的低语，“是刀剑粉碎者本人！”

“群岛人必须付出血的代价！”一名独眼的老战士咆哮道，“然后是凡斯特人，还有刀剑粉碎者！”

“当然！”雅维对着愤愤不平的人群喊道，他抬起皱缩如蟹爪的左手，让他们平静下来，“但问题在于时间和方式。智者会等待时机，而我们完全没有做好与宗主王开战准备。”

“一个人要么始终准备战斗，”乌瑟尔轻轻转动剑柄上的圆球，出鞘的长剑在昏暗中闪动微光，“要么永远没有准备。”

埃德瓦始终是准备着的。就像每个哥特兰德的战士应该做到的那样，他为自己身边的战友而屹立。显然，他不应该就这样死去？

荆棘对周遭的事情都毫不关心，而且他的下体被她的盾牌边缘击中，至今依然隐隐作痛，这一点让他在感情上一直无法对她产生好感。但至少她战斗到了最后一刻，勇敢地面对不公平的处境，这正是每个哥特兰



德的战士应该做的。显然，她不应该就这样被指认为杀人犯。

他怀着内疚，抬眼望向矗立在黑色王座之上的那六位崇高神的巨大塑像，他们正审判着下界的一切，审判着他。他动了动身子，仿佛杀了埃德瓦并指认荆棘是杀人犯的人是他。当时，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在旁观观望而已。

他一直观望着，而且什么也没做。

“宗主王可以发动半个世界来与我们为敌，”雅维祭司说道，耐心得就像正在给小孩们讲解战斗基础的导师，“凡斯特人和斯洛芬人都向他宣誓效忠，伊格灵人和低地人都与他一样向唯一神祈祷，威克森女主教则正在与南方结盟。我们被敌人包围，现在必须有盟友才能——”

“钢铁就是答案。”乌瑟尔王以利刃般的声音打断了他的祭司。“钢铁必须始终是答案。把哥特兰德的人都聚集起来。让我们给这些吃烂肉的群岛人一点他们不会轻易忘记的教训。”在大厅右边站着的那些心怀不满的男人用力拍打胸甲表示赞同，而左边那些头发油光发亮的女人们则呢喃着表示支持。

雅维祭司垂下头。他的工作是为和平之神抚平道路，然而即使是他，也已无话可说。今日，战争女神统治一切。“钢铁确实是答案。”

布兰德本该为此而激动。这可是一场伟大的战役，就像歌谣中唱的一样，而他将会在其中占有战士的席位！但此刻的他却依然困在训练场中，不停地揭着自己的伤疤，想着那些他本该以另一种方式做出的事。

要是他没有犹豫就好了。如果他像每个战士应该做的那样，毫不留情地发动攻击，那他就可能击败荆棘。一切会到此结束。或者，胡南命令三个人一起上场与荆棘战斗时，他出声支持埃德瓦，他们两人一起，说不定就能阻止这场战斗。然而他并没有出声。在战场上面对敌人需要勇气，但至少你的身边还站着你的朋友。反对你的朋友则需要另一种勇气，他却甚至无法假装拥有这种勇气。